八家文選

歐陽永叔

曾子固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兗以書來請曰吾兄之葬將以今年三月某日窆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人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于子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平生之舊）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從來飲酒懽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于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

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朋友之恩）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

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

子野為人（可哀）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

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塟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歐公文。凡敘述故舊交遊之情。纏綿悽惻。最可諷誦。是篇分明提出三件。前面但將兩件極力摅寫。却剩一件在後。以為感旣收結。法便活動。

是時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湖州人。能詩。仕至都官郎中。過庭錄載歐公呼為桃杏嫁東風郎中者。乃湖州張先也。見續編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于古君子。則天下之士。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窮以死。

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

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忠義）願得俱貶〻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此段特舉其要言世不惟不知其忠義并不能知其材能以屬次為照應）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敘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以下言其貶死及妻子窮困之狀）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忠義）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

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公自言以舉世無可告語故云

讀公自論墓誌其間架不難識也但須翫其變化參錯處耳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强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辨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摧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

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時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近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主客相形分合有法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畧故條析其事再述於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于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〻非〻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

（又過譽矣）（舛則公）

為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未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偏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為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入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縻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脩老是也不必號呼大叫屈然後為師魯稱寃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窓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意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辨師魯以非罪蓋為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讐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辨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葦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翺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

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前已逐條辨析末乃云不足與辨但使九原有知必有合于師魯耳此不獨文章掉結法亦公自寫地步處）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若輩俱存而令斯人獨死可為深痛語）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益為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錄此以見歐公為文其用意如此茅鹿門

近人有為窮交作誌而巧詆者人惟之則引斯文為解

先君子深以為不然嘗作書力辨之始知士君子欲抗古義必如永叔之于師魯而後可也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于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此為難）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懾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開接）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

名蓋其義勇忠信出于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于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缺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膚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敵翔怒未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于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

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于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于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乃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

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善戰忠節並結　王彥章畫二

曲而宕

此文凡五段一段是總叙其畧二段是言其能全節三段是辨其事四段是言其善出奇策五段是寺中畫像之事而通篇以忠節善戰分作兩項然不見痕跡　唐荊川

書梅聖俞藁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于心懽忺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以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

與後琴絃相照應

說樂處已籠詩

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于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鐘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

（照後伯牙子期）（得字為眼）（從樂過到詩有妙理）

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去歸余因求其藁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應起）（收應）（從詩挽到樂亦妙）（着藁只一句然通篇皆在藁中生發）

摹韓送孟東野序而春容雅澹一倡三歎處亦歐之所獨擅

詩樂截然分作兩段上下照應鉤連其法殊整

泛唐華陽頌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盍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其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誚之曰彼

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尤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于此而又慕于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小反全以結取勝

二氏終不能脫離生死玄宗并不能為二氏說得極透起從玄宗說到二氏中段辨二氏之惑後即從二氏繳到玄宗小文却極峻整

祭尹師魯文

師魯才高志廣而不容于世歐公痛惜而歸之于命

嗟乎師魯辨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群猶不容于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為隣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予云逝善人宜哀予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

學力

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illegible]及充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夫[illegible]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文章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

前段言善惡不並致毀之由

後段言公論自存毀不

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蹔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榎榎姦愚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

為善

瀆編訊其比擬失倫此從昌黎田橫文得來

彼讒人之致力（警策）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元珍以一眚掩德公故有青蠅之憾讀後一段復快然矣

五代史梁太祖論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偽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為君此予所以不偽梁者用春秋之法也（以下只論春秋）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為君（者字妙）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為言信）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

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為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掩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偽梁之旨也

文殊圓轉澹宕 茅鹿門

議論平正顛撲不破朱子論從來諸儒說春秋之失亦有此意

五代史周臣傳論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強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

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用感士不遇作結筆意不測

通篇似只宜美周臣之遇世宗而結句乃云況于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則脩然遠矣此文家用意之法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一

通篇只是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之意起勢龍卑得佳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

以下敘事

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嘗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於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使（詳列六臣）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進以金吾使衛太常鹵簿朝梁於金祥殿梁王袞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以下議論）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放活一句更緊）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

作唐六臣傳

本是誅責六臣而追及白馬之禍此即歐公作朋黨論意也篇中前叙事後議論兩大段中又各作兩小段分承廬陵法度之嚴整如此

五代史唐二

五代史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

二字關目

淋漓悲壯

契丹與梁

燕相裴裒梁燕滅而不能救是契丹亦屈也

（特指出所以失之故先用二句引入方有情致）

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筆力廻環低昂感慨無限）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此正言逸豫亡身之易）（末句又颺開妙）哉

只看盛衰兩節斷盡莊宗始終又須推原昔何為而盛今何為而衰其盛也以其有志其衰也以其溺心憂深思遠詞嚴氣勁千萬世之龜鑑隱然言意之表樓迂齋

從太史公項羽本紀來

五代史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陪襯法）（以下詳言其害非一端）（此猶是常態）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一轉固結）（二轉把持）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以上禍之始）（三轉與士大夫為敵）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四轉主勢孤）（五轉懼禍陰謀）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福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以上禍之成）（六轉威福）（七轉人主雖覺而難圖至此已無可救）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之（八轉養癰）（九轉激變）

而不可為〻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十轉兩敗至此而極）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以上禍之極）此前史所載（總束）官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責人主之養禍）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與前照應寔較其禍源之更深）可也官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通篇如傾水銀於地而百孔千竅無所不入其機圓而其情鬯（茅鹿門）

凡文有十數轉者其間必分小段落攔束否則如游覽山水而無停頓歇脚處矣

借女色以甚言官者之禍非寬女色也然國家無女禍者惟宋為然耳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帝王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仕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生有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

歎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舉一人之最微者而不得見也凝家青徐之間（叙王凝妻事凡一百六十餘字以對前論馮道三字）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歐陽公作馮道傳論有不屑置齒頰之意學者讀此等文其下筆處必能高出一格

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論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辨之士不能祛其惑也（先看此句與後相應）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是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也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為妖矣（正向）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百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

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歿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常出於舜（麟說獨詳又扯鳳）以為瑞猶有說也（來陪說文章方錯綜變化無排籤之病）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國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龜互物也（互物本周禮注謂物之有甲者）汚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于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已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更誕）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為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透快）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經學本於漢緯書亦出於漢公此文據經以斥緯而就近世之易曉者言之

唐書禮樂志論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總冒）

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

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舊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矧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病根）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又捺下一層見得并其所謂末節者而不能備）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其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苟簡）傅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即用隋（苟簡）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苟簡）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苟簡）傅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為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結貞觀顯慶二禮）兼行

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荀簡）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荀簡）以國子司業韋縚為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令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荀簡）唐之五禮（結開元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壝陛降之序為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數書皆開元祠祀之屬）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為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為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三公士民婚祭喪葬之禮為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子翼美之中生感慨立言最妙）記可謂備矣以（結得健）之施於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哉

篇洪齊整書家之楷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携其文亦數千言（誠迂闊于文者）屠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承前段決入）顧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潤余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潤孰有甚於余乎（博古云正為奇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

不自知也。世之迂濶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幹進一層）特以文不近俗（唐云低昂）迂之小者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亦進一步）庸詎止于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寓針砭黎生意）。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上兩開說故用擇取句）。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茅云不走了起句）

議論謹密。唐荊川

因人笑黎生之迂闊而引以為同病。立言既妙。却又轉進一層。言生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及其告以無急解里人之惑。言外又隱然見得黎生尚未迂濶在。一步緊一步。此荊川所謂謹密者也。一篇之中。有誘掖。有鍛鍊。可為簡修接引後進之法。

王無咎字序

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使人假借以稱道己之辭也非若行然不可以假借云也何也問其名曰忠與義其字亦然則人無有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知其假借云也問其行曰忠與義則人皆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其可以假借云乎然而人無貴賤愚良一欲善其名字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亦曰愛其身而已愛其身而不善充之猶曰姑以聖賢之道假借其身而已不誠乎身莫大焉豈愛其身也不若于名字乎勿求勝焉於行乎汲汲爾以愛其身是以聖賢之道歸諸其身也以為愛其身非至夫然而人一皆善其名字未嘗一皆善其行有愛其身之心而於其身反

承出意甚曲折

此一轉更曲透

爾其薄也可差也已南城王無咎來請字余思夫字雖不必求勝也然古之人重冠於冠重字字則亦未可忽也今冠禮廢字亦非其時古禮之不行甚矣無咎之請也雖非時之當然庶幾存其禮予欲拒安得而拒也取易所謂无咎者善補過者也為之字曰補之夫勉焉而補其所不至顏子之所以為學者也補之明經術為古文辭其才卓然可畏也以顏子之所以為學者期乎已余之所望于補之也假借乎已而已矣豈予之所望於補之哉

辭義甚古拗捩處似拙而奇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為不足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解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始俱為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由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不能生疾邪其物產之美

果有荔子龍眼焦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鬬訟喜嬉樂吏者唯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人為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今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為越人滌其陋俗而歐其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為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今材叔為柳州公翊為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人之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此段應小其官段落長短

逐句應轉

落下似拙而古

又增一意作

真率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畧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為與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鄰兵欲拒之。城亾。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汚邪。罵不

敘事以言與死兩件為大綱

絶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〻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〻如是。而其事未白于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伏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

此段言與死兩件互說

將言而不死者一托

將不言而死者一托

此段專發明

其能言

凡南方之事。卒至于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〻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于隱伏而起于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人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邪。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于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己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于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〻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

寫盡情態

此述其平素發明非一時偶然以塞議者之口最是一篇要處

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輩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

所立二字兼言與死必有以此說掩其功者

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

抑揚

與孫司封二

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

證其非偶然

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

收上兩為天下者句

史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于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

宋史忠義傳云始宗旦官京東與李師道徐程尚同等四人右監司耳目號為四瞠人多惡之即此書所謂為世指目者也又云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亦與此書合王聞脩

從韓柳張中丞傳後段太尉事狀脫化出來錢牧齋

言與死兩件並舉而每以能言為重得頰毫傳神之法

所立二字兼言與死必有以此說掩其功者

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于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

證其非偶然

收上兩為天下者句

宋史忠義傳云始宗旦官京東與李師道徐程尚同等四人為監司耳目號為四瞠人多惡之即此書所謂為世指目者也又云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亦與此書合 王聞脩

從韓柳張中丞傳後段太尉事狀脫化出來 錢牧齋

言與死兩件並舉而每以能言為重得頰毫傳神之法

抑揚

與孫司封二

萊園院佛殿記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萊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
率民錢為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為記初
萊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
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
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
庵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
不能為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漸
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從以既自可栖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
觀佛之徒民有所興作其人常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

求速效故善以小置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為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棲之披攘經營攟摭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意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至于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為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媿吾道之不行也已

頓宕

頓宕

向上生下

與十年對照

隱然有多少相妨之意

非贊彼乃傷此也立說最妙做他家文字却不放倒自家架子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于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正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于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所聞或淺）私見妄臆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于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于其時者皆勇于自立（其義甚高）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于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于强暴之間至于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于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于魏晉以來（過渡處渾然不覺）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

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
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
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于百家不蔽於傳疏其
所知者若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
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
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
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
何哉蓋漢之士察舉于鄉閭故不得不篤于自修至於漸磨之久
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
學至于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
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
序養成之法則士于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
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則
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事于人所難至者既幾
矣則上之施化莫易于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
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
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益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
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瞻相州之東
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于
庖湢庫廄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

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謂二君之于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官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筠州學記

作學記特標一宗旨便有弊此篇將漢時學者與今對勘各有短長兩邊說來道理四平八穩是南豐學問純粹處

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社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藝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于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

于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于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于教也其動于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治于內其謹于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憊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無議論之矣詩稱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天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由此也歟

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寫於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于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今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美匿不發而多其成也精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

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

荊川云只求教事來

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人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

山西折

朱子文章全學南

豈此等處

曲折

不得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鄉隣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

就一縣而天下可推

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此篇前段講古人立學之意甚備其議論體勢太重一宜黃學收拾不佳故末段就敘事中抽出意思曲致其歎美期望之意就小形大以為結束正如高山喬嶽必有千里坡陀以盡其勢其體前方後圓前整後曲不照應而照應最是文家妙處遵岩乃云後段文字絕去刻畫刀尺頗覺渾轉勝前段是未究全篇局勢而識作者之用意也

宜黃縣學三

南軒記

得鄰之茀地，燔之，樹竹木，灌蔬于其間，結茅以自休，囂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于是知伏閑隱隩，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況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脩，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欲然於心邪。（轉）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為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窺于廬洛之旨是一篇踞勝處）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去聲）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記遠，山鏡冢刻，浮

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曆法星官藥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憊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其于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窺聖人指意所出（所守者約）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類始終之槩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過也改超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于內者得其時則行（任乎天）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于義或愛而譽之過也吾之足于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任乎人）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二句結兩段）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二句結通篇）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

此篇分四段看第一段境第二段心第三段學第四段守而逐段意思遞相承接讀之泯然不覺

閬川張侯廟記

起便對荀卿一等人說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于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灼龜審於夢寐其為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路馬蠶猫虎之靈其為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蟲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于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

歷舉古事以証理之自然

一節

二節

三節

四節

總承

翻醒理之自然意

而已莫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為於天下者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由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雩筮救日小人以為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在乎己者而聽於人不盡在乎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為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于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

一篇主意專辨此句

曲折

閬州於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益德常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熟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侯以智勇為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歿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于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為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為之書而以予之所聞于古者告之

覽前大半篇曾公似薄張侯有不必祀之意茅鹿門

南豊正言神理不可沒而鹿門以為薄張侯將無錯會主意錢牧齋

南豊文嚴于照應之法然亦往往有着迹處此篇最活變而法尤精

閬州張侯二

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之為君也誠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與

以下盛稱其所得然意是開

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于善行離於未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煩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

以下畧舉其所失然意是闕

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

總承上發議論

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人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于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于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于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

成康說起

以文武為界限故首從

又推出一層

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為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此等文字。從前未有。公之所創為也。如善奕者之布勢。寥寥不過數子。而勝負已定。只是所占分數多。不屑屑爭尺寸之利。然非識高而氣健。未易措手。鹿門乃云文格似弱。何也。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于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臧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

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以太宗始終事結住）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以下兩重證）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廹存之于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此以不善者證）桀紂幽厲始皇之亾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于後世而已（以下三重辨駁經）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史）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人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南豐此論專為焚藁者而言故辨此段特詳）（此意最深刻就從區區小亮意中翻出）（小惠必大詐亦進一步意）（傳）（解得分明）（總斷）

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專是論後世削藁之失反復攻擊宛轉發明後面三轉論

難。每轉愈佳。此等議論。有益于世。足以破千載之惑。樓迂齋

韓魏公嘗為諫官。所存諫藁三卷。自序云。欲歛而存之。以效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司馬溫公出知邊州。嘗三上書言事皆不納。時范景仁為諫官。公以藁付之。貽書謂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蓋謂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稿。則與不言何異。按二公論不同。如魏公言。則溫公為彰君之過。如溫公言。則魏公為掠君之美。蓋二公皆因古人有焚諫草者。又不忍自焚其草。故委曲分疏。不自覺反墮一偏。不如曾公此論為明白正大。而無弊也。王聞修

按二公之言。正與南豐意合。而聞修異之。何也。至云委曲分疏。反墮一偏。尤不中二公心事。此篇議論反覆。八面都到。識見既正大。而其氣復雍容而不迫。渾厚而不露。咀嚼愈有味。宜乎歸震川誦之累百十遍而不能釋也。

[illegible]

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于暴露非錢（先透）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于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于衆人之所未見也（破常行之法）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以下皆衆人所未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上層）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則其勢必不

暇乎他焉是農不復得修其畝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〻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于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〻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于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辯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于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欲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馬牛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之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又可謂無患者也空近

遵岩云此議終是多了公家之慮一脚議論

三層

四層

頹墻

五層

遵岩云本但文字好于事情亦深切矣時之文亦不過如此

六層

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社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令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

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
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盖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
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
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
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于畝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
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
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悦
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悦者未之有
也人和洽于下天意悦于上然後玉帛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賜
奉幣來享疆内安輯里無警聲豈不適變于可為之時消患于無
形之内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于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
至于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
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于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
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盖百姓富
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饑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
也故人主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
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
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
費而已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于救災補敗尚不
可緩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前來之不足而

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人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人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此一篇後面應得好說利害體呂東萊

指陳利弊纖細曲盡文如層波疊嶂却自然一氣之所融結非南豐無此力量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于流俗而不篤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久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適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

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通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于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

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

邪說也固將明其說于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此篇節奏從容和緩其中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初讀若太羸元酒須當子細味之若他練字好過換處不覺其間又有

深意存焉 呂東萊

此序與新序、相類、而此篇為英爽軼宕、王遵岩

此等文字、雅朱文公學之最近、然易流于板實、苟非理勝

不可錢牧齋

當觀其議論反覆處、及其轉換過接之妙、理致甚深、却不

露一毫圭角、宋文中之最高古者、

梁書目錄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纂次為目錄一篇、而敘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

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絀、雖然、彼惡能觀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明而

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舍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于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苟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群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

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為失也夫得乎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必可謂妄矣

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

遵岩云一句乃斡人題目之法

故因梁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通篇俱說聖人之內而所以攻佛者不過數句唐荊川

不惟不屑屑攻佛并不屑屑斥梁之佞佛此爭上流也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人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于中國皆明

非深于經術者不能言

百家衆說從此起即是新序之原

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逐漸逼到題目上來）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欝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于中國一切不異于周之末世其弊至于今尚在也（茅云轉下有神力）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于聖人而能純于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先抑劉向）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于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于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

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欠稍存新序而目而以慎取）要在慎取之而已（句為結穴）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挍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新序只是駁雜故痛抑而後存之前段歷敘古今說得原原本本文亦圓暢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海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亾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于館閣而隋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亾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

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先提大綱說）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以下就其書中闡發）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于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內（與朱子說詩意合）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禿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家國天下治者也（上段歸本人主此却從士夫說善于立言）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刺骨語）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于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如此帶動便不犯手）（結住）然向號博極群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于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向傳大醇故舉其小疵處）

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否是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宋人敘古人集及古人所著書。往往有此家數。然多以考訂次第為一篇之文而已。不能如先生更有一段大議論以成其篇也。如後敘鮑容李白集亦不免用其體。蓋小集自不足以發大議論。又適當然耳。王遵岩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為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有志）

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往又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柘園說）夫學者之于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

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亦欲有為於世至其桎
已而為之者有矣何其狥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
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
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
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今向知出
此安于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
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為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
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
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為己而擇之也然向數困于讒而不改其
操與夫憲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向之志有可取而其學未精所以然者則以其狥物而不
為已此篇議論都在空中結構粹讀似不得其要領紛繹
反覆方見其不可易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讐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固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

（禮之本議論方有頭腦若便從通變之意說起即非）

夫禮者其本在于養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于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于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

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于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為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于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于為法以禦之故法至于不

轉閱處

此句後段盡意洗發

從世廢禮之害由于執禮大拘正為新儀張本

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來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椁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于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椁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為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于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于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美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

此一段是文之正面

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責組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幷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義農以來至于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知其如此而或至于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于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一於上而未有加之于民者也故其禮本在于養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于耳目況于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于罪戾則繁于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

昔孔子于告朔愛其禮之存況于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責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此文一意翻作兩段說唐荆川

以後段洗發前段然其間又有淺深詳畧之法相為錯綜

故讀之渾然而不覺否則重沓無味矣困學紀聞云禮閣新序指新法然篇中不見訕切意恐未必然

休養

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〻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于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知其如此而或至于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于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一於上而未有加之于民者也故其禮本在于養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于耳目況于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于罪戾則繁于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

此應前議者不原一段人雅論勉強扞格之弊與前相發

有斟酌

茅云

昔孔子于告朔愛其禮之存況于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此文一意翻作兩段說 唐荊川

以後段洗發前段然其間又有淺深詳畧之法相為錯綜故讀之渾然而不覺否則重沓無味矣困學紀聞云禮閣新序指新法然篇中不見訊切意恐未必然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于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余序之（敘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羣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于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處（連用幾或字儘活變）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于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議論）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于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于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

（歸美仁宗一篇最用意處）

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缺失羣公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得於無窮也（此意更深文章牧勒尤緊）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忭為公之墓銘云

沉着頓挫光采自露且序人奏議發明直氣切諫而能形容聖朝之氣象治世之精華真大家數手段如蘇公序田錫奏議亦有此意然其文詞過於俊爽而氣輕味促（王遵岩）題目當以范公為主文章却以仁宗為主故前段敘事從范公說到仁宗後段議論乃專歸美仁宗而反用范公繳出此是漢王抵壁奪兵符手段

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宗旨）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一層束）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為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于理故（兩層束）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

（此含子直尚有未到處）（此是子直已到處）

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于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早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所以深恨于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父已為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予為敘。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為之序其志云。

有子直所到之處。有子直所未到之處。而以序其志為說。則操縱伸縮在我矣。文特遒緊。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韝鞠膝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句法）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為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為無為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返其廬徒（摹寫好）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群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弃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歉然於心邪（以下辨其不釋然立言最好）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唐云細圓）

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等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上之倦而歸者。顧為煩其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為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待其自肆也。然則何為動其意耶。

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為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有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此必周君不知止足。故云爾。唐荊川

以古義望世。亦以古義自處。讀之覺溫厚和平之意。盈溢楮上。此等文字。令東坡為之。必有多少尖利雋妙語。而意亦衰薄矣。那得如許醇茂。篇中字句烹鍊。俱極雅馴。

中華古籍保護